

跟苏联人谈判成功索赔

1974年,我国以民航名义从苏联购买了一批安-26运输机。此前,我和战友已完成该型运输机的理论培训,空司要求我们尽快取得该飞机的飞行和维护经验。一年里,部队安排了大强度、高密度的飞行训练,培训出一批合格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同时也发现了飞机的一些缺陷。

1976年1月24日下午,753号飞机在郑州机场着陆,随机机务人员透过舷窗观察,发现右主起落架缓冲支柱下端似乎有条黑线。飞机停稳关机后,经仔细察看,确认黑线是一条长达180毫米的裂纹。飞机在接地时主起落架受力很大,一旦断裂,后果将不堪设想。

团里责成机务大队立即组织专人分析原因,最后由我完成专题分析报告。当时没有打字机,我手写完成了报告,结论是质量问题,应向苏联方面提出索赔。没承想,首长派我立即飞北京参加索赔谈判。我有点吃惊:自己从未学过俄语,参加同苏联人谈判行吗?大队长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那边有翻译,小伙子好好干,领导相信你。”

我到北京后,一直在京负责谈判的高副政委在机场接我。他向我交代了谈判注意事项:一不要暴露军人身份,二不要随便搭话。听后,我不免有些忐忑,满脑子都是当时新闻简报里看到的苏联间谍形象:



周爱民在部队时留影

凶残,狡诈,不择手段。

谈判那天,两个苏联谈判代表走进谈判室。一个是高大个,虎背熊腰,满脸胡须;另一个是肤色白白的小个子,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我还在将他俩跟间谍对号入座时,高副政委向对方介绍我是民航部门的工程师。我缓过神来,马上用现学的俄语“兹德拉斯特维杰”(你好)打了招呼。谈判开始,我方出示起落架裂纹照片,坚

持是质量问题。苏方却认为是我方使用飞机不当,两个小时争论毫无结果。三天后又谈了一次,双方都一言不发,坐了良久不欢而散。

几天后,苏方提出去仓库看裂纹起落架,看后也未表态。我有点着急,高副政委让我再等等看。双方第三次坐下谈判,苏联人态度有了变化,同意赔偿,还提出一些合作建议。索赔终于成功,我松了一口气。握手告别时,我用俄语说了一句再见,他们很热情地回应。此时,忽然觉得他们也蛮友好的,笑容里没有“藏刀”,镜片后的眼睛里也未见阴险毒辣。(上海 周爱民 70岁)

妻子给买军大衣

1991年冬,我结婚了。那时候农村生活条件还不太好,我在镇上一家小厂找了份工作,每天骑自行车十几里去上班。风雪天,因衣服单薄,我下班后回到家里手脚冻得冰凉,浑身发抖。妻子心疼,说让我买一件军大衣。

其实,买军大衣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我们刚结婚,家里没积蓄,我也刚上班还没领到工资,哪有钱买大衣呢?妻子说:“那也不能每天让你受冷挨冻啊!”她从私房钱中拿出65元,给我买了一件军大衣。有了军大衣,我上下班再也不受冻了。

这件军大衣我穿了近十年,直到后来穿上羽绒服,它才光荣“退休”。(山东惠民 程连华 56岁)



带“小芳”回城,不做高加林

威武一把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部队驻守在大漠戈壁深处,周围没有老百姓,几乎是与世隔绝。因此,部队里要是来个地方上的人,我们特别的高兴。

那时,每隔一段时间,地方上照相馆的师傅就来部队为我们照一次相。战友们为了展示英姿,总是喜欢带着自己的武器拍上一张。过段时间,待照相馆把照片给我们送来,战友们争先恐后地传看着,然后将照片寄给家人,让家里也高兴一番。这两张照片,就是宁夏战友朱建国、陕西战友吕军当时拍摄的。(陕西西安 许双福 61岁)

我与爱人当初订婚时,所有人都不看好——我是回城知青,她是农民。她虽然挂着民兵副排长的头衔,但改变不了农民的身份。而我,则有回城工作的可能。我们两个人结合,存在变数。

1974年3月,我高中毕业,到本市农村插队。农村物质生活匮乏,文化生活苍白。然而,民兵连活动频繁,有时还集中“军训”。100多个青春萌动的青年男女,在一起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填补着彼此空白的心灵。其间,我常听人们喊她“大学生”,以为她也是来

插队的知青。后来才知道,她16岁才读到小学三年级,是班里最大的学生,“大学生”成了她的绰号。

有首歌这样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她也一样,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善良、朴实、纯真,时不时地关心着我的生活。一双又一双“千层底”布鞋,寄托着她的情丝与牵念。我们相恋了。1977年底,我回城时,把她带回了家。1979年1月,虽然不被家人、朋友看好,但我们结婚了。

其实,情感的波动我也曾有过。有一个干部家姑

娘追过我,但理智告诉我,自己不能学陈世美。后来看电影《人生》,我还庆幸自己没有学抛弃巧珍的高加林。

我们牵手走到今天,也吵过,也闹过,也打过——那是醉酒后的一巴掌,朋友们让我给她道歉。我对她说:“婚前算过卦,一生需要有三次打老婆的经历,婚姻才会圆满,这次就算第一次吧。”在场的人哄然大笑,她朝我翻了翻白眼。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其实,我知道自己错了。对她,我还是非常珍惜的,再不会犯错。(河北邯郸 陈剑 66岁)

油渣居然没炒热

1985年4月,我通过考试,参加了由湖南省卫生厅委托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举办的全省第三届普内医师进修班,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进修学习。

我那时月工资是43.5元,妻子月工资是39.5元。家里有个小孩,请了一个保姆。妻子为了支持我的学习,坚持每月给我40元做生活费,自己省吃俭用,星期天则去娘家蹭饭。算下来,我每天只有一元多一点的生活费,还要买牙膏、肥皂等日用品,因此断然不敢大吃大喝。每天早

晨,我在食堂买上两个馒头当早餐,边走边去上班。中餐和晚餐都是买份一两角钱的小菜下饭。由于没什么油水,每天晚上都要去食堂吃碗一角钱的光头面,才能睡得着。

有一次,我看到食堂菜谱中有芹菜炒油渣,每份只要0.25元,寻思油渣多少会有点油水,于是便买了一份。不料,那油渣炸得甚是干枯,没有一丁点儿油水。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油渣居然还没炒热。估计是将



周建群(后排右三)等进修结业

芹菜炒熟后再放入干枯的油渣,拌和两下便出锅了。吃着这毫无油水的芹菜凉油渣,我心里那个憋屈无法形容……还好,尽管当时生活清苦,但我最终顺利拿到结业证书,回单位后成为了业务骨干。(湖南新化 周建群 71岁)

第一次包饺子

1973年是我入伍的第一年,冬至这天,连里决定由各班自己组织包饺子,让战士们都吃上饺子。我们班战士大多数是南方农村来的,都不会包饺子。只有我是北方人,我虽然也没包过饺子,但在家时没少看大人操作。于是,我自告奋勇,决定边学边干。

开始和面,我没有经验,不是硬了就是软了。经过几次调试,面才和得差不多了。我们不会擀面皮,就用手掌将面剂子反复压几下。饺子皮压得差不多成型了,我试着包了几个,越包越像样了。几个战友就跟着我学着包。接下来,整个工作有序进行,全班热热闹闹吃了一顿饺子。战友们都为我竖起大拇指,说我真了不起。(河南博爱 许传奎 70岁)

征稿

煤油灯、沼气灯、电灯……在各种灯里,有没有难忘故事?“当年”版“万家灯火”专题欢迎您投稿。邮箱:dangnian@laoren.com。